



米哈伊尔·普里戈达 著

扎列赤纳亚 大街上的春天

扎列赤納亞大街上的春天

[苏联] 米隆涅尔 著

于 思 译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 北京

ФЕЛИКС МИРОНЕР
ВЕСНА НА ЗАРЕЧНОЙ УЛИЦ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7

扎列赤納亞大街上的春天

〔苏联〕米隆涅尔 著

于 思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787×1092公厘 1/32 • 印张3 1/4 • 插頁1 • 字数78,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定价: 0.34元

統一書号: 10061·178

內 容 說 明

电影剧本《扎列赤納亞大街上的春天》是苏联青年电影剧作家米隆涅尔的处女作。他在这部作品里深刻地描写了苏联青年一代的内心生活，显示了自己的才华。

剧本描写一个青年工人和一个青年知識妇女，怎样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爱情中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的故事。炼鋼工人薩沙工作非常出色，他真挚地爱上了自己的夜校女教師丹尼亚。然而在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識妇女之間，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互相了解的，他們经历了内心的痛苦和折磨。但在苏联社会里，这一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品質帮助了他們，使他們逐渐消除了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之間殘存的界綫，更深刻地認識了生活，也更深刻地互相認識了彼此身上的美。他們互相了解的过程，也就是他們互相提高，互相丰富的过程。

除这一条主要綫索之外，剧本也有力地揭露了对生活抱着不严肃态度的个别青年人的精神状态的低下，批判了由资本主义社会殘存下来的小市民习气。





深秋，雨下得很大，小車站上月台兩旁，聳立着赤裸裸的白楊。一列客車在站上停了下來，休息了一會，發出一聲深長的笛鳴，隨即隱沒在大雨里。

從車上下的旅客們，提着手提包、大箱小籠的，撐着雨傘，爭先恐後地掠過潮濕的台階，急忙朝着離站不遠的小廣場上，一輛撲哧撲哧的公共汽車奔去。他們互相推擁着，碰撞着，擠進了窄小的車門。

一個身材矮小，穿着雨衣，戴着風帽，提着兩個手提箱的婦女，最後一個蹣跚地走下月台台階來，迈著細碎的小步，也朝汽車趕去。

但當她剛剛趕到公共汽車跟前，車門就一聲不響地合上了。汽車對着婦女的身影打了個噴嚏，放出一股刺鼻的汽油煙，開足了馬力，沿着公路馳去。朝那面看去，透過蒙蒙的雨幕，出現了草原市鎮的輪廓，可以看到黑色的煙囪和尖頂——一所大工廠的側影在望。

婦女的身影被寒冷的雨水淋得瑟縮着，茫然望着汽車的背影。

突然，一輛滿身污泥的自卸大卡車，鳴着震耳欲聾的喇叭，從拐角的地方沖到了站前廣場上來。它濺著水花，咋咋一聲煞住了，差一點沒撞上手提箱。裹著雨衣的身影不由得顫抖了一下。

“帶您到鎮上去吧，老大娘？”穿着棉袄，戴着油漬斑斑的鴨舌帽的司機——一個神氣活現的年青小伙子，輕輕

巧巧地从司机台上跳了下来。“别害怕，不会多要的。”他很在行地提起了手提箱。“跟领养老金的人，只要十个卢布，光够二百克酒钱。”说完，他跳上司机台，殷勤地打开了车门。“请上车吧！”

他踩住了脚踏板，转过头来……这一下可楞住了。

坐在司机台里他身旁的，原来是一位大眼睛的俏丽姑娘，颊上长着纤细的汗毛。她已经脱掉了风帽，正整理着露出来的密密的金色卷发。

“噢，好一个老大娘！”小伙子刚一說完，就松开了脚踏板。

汽车一跳，往旁一歪，溅得水洼里水花四射，于是沿着公路，向着工厂的烟囱急驰而去。

学业结束了，沿着偏僻的村庄

我们各自东西，奔赴遥远的边疆……

小伙子司机高声地、一往情深地唱着，不时向自己的年青女乘客膘上一眼。

汽车全速行驶着。不知疲倦的“雨刮”揩拭着风挡上的浑浊的雨流。

你去盛产麋鹿的北方，

我到炎热的哈萨克斯坦！……

司机中断了歌声，探询地把头向女乘客扭了过来。

“请问，我猜对了吗？”

姑娘正在用发夹别着给风帽揉乱了的美丽的头发，微笑着点点头。

“那么说，您毕了业啦？那么说，是到我们这个偏僻的

“村庄里来啦？”司机乐了起来。他討好地递给她一个司机用的小圆镜，殷勤地用袖子擦去了溅在上面的雨花。“请！”

“謝謝……”

“請問，您学的是哪門专业？”

“我是教員，”姑娘低声回答，她那映在小鏡子里的脸，不由地泛起了一层輕輕的困窘的紅暈。

“女教师啊？！”司机惊讶地拖长語調說，突然，由于愉快的猜度而蹙起了額头。

“說不定，正好是教俄罗斯文学？”

“您从哪儿知道的？”姑娘惊愕地問。

司机意味深长地微笑了一下，往前額拉了拉鴨舌帽。

“我甚至还知道，会把您往哪儿派……”

“往哪儿派？”姑娘感兴趣地朝他轉过头来。

“扎列赤納亞大街，二号。青年工人夜校。”司机一口气說了出来。“准是这个地方……”

“您怎么会这么想？”姑娘焦急地問。“您在那儿学习嗎？”

“我？”司机象吃了什么酸东西似的，撇了一下嘴。

“我念完了七年級，到八年級，就到走廊上来了。我嗎，算是領教够了……我的朋友們还在那儿学。可他們已經三个星期沒上文学課了——她跑掉了……”

“怎么跑掉了！？”

“平平常常，”司机若无其事地解釋着，“坐着自卸卡車……是我把她送去的，也由我把她送回来。就象您一样，”他富有表情地点点头。“也是个年青青的姑娘，也是刚刚毕业……嫌我們这儿土气，沒有电视，沒有时装店，也沒有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他摸了摸自己的指甲，“那个美……美容院……还說什么，小伙子們把教室弄得滿是工厂

的煤烟味儿……她跟我就整整抱怨了一路……”他斜眼望了望自己的女乘客。

姑娘一动不动地坐着，凝神注视着风挡，最后的几个雨滴正顺着风挡慢慢往下流去。

“嗨，他们才会打发她呢！……我们的小伙子们，可真叫热情！”

从风挡后面望去，在工厂厂房上空；光耀夺目的白色的火焰突然升起，冲入云霄。

姑娘恐惧地打了一个寒战。

——“不用害怕！”司机微笑着。“我们干起活来，真个的也一样热火朝天！”

……雨停了。

姑娘转动了一下摇柄，放下侧面的玻璃，探出头去，让迎面的风扑打着自己的脸。

她环顾周围，再也无法把视线移开了。

一座宏大的工厂全景扩展开来，从车旁掠过——厂房的锥形尖顶，仿佛挂着低低的秋空的高耸的马丁炉烟囱，架空索道的桁架的清晰轮廓，和乌云交融在一起的五颜六色的烟，烟，无尽的烟……突然在所有这一切的上空，响起了雄壮的多声部的汽笛交响乐。

“我们的大街！”司机得意洋洋地说，减慢了汽车的速度。“换班了！”

他们驶过的这条大街，活象一条泛滥的河流。在半空的栈桥上，火车喷吐着浓烟，在地面的人行道和马路上，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刚刚交班的工人们，蜂拥着向前涌去。

自卸卡车象狂风骇浪里的一叶不结实的小舟，不停地发出信号，在身穿破旧的防水衣、面孔粗糙、饱经风雨的人群

中間，吃力地向前鑽行。

“瞧，這就是貴門生！”司機突然一個急轉彎，差一點沒撞到拿着啤酒杯站在小貨攤旁的一群小伙子身上。“好啊！學生們，在上課哪！？”

“煞車吧，尤拉，”車前的小伙子們往旁一閃，舉起酒杯表示歡迎。“也得給你，還有你的女乘客上上課呢！”

“怪清涼的！”一個胖胖的、在浮腫的臉上還殘存着昔年丰韻的女售貨員，搖着啤酒唧筒，象對老相識似的招徠說。

好幾只高擎酒杯的手，向司機台伸了過來。

“不行哪，”尤拉無限悲哀地嘆了口氣，“會吊銷執照的。”但他照樣拿過一杯來，用手掌刷地一下削去了凸成小帽般的泡沫，朝女售貨員晃了晃。“瑪莎大爺子，祝您健康！”

“也祝你健康，我的小孩兒，”女售貨員沒好氣地頂了過來。

尤拉開動了汽車。

“一路如意！別把女乘客給丟了！”小伙子們愉快地同他告別。

川流不息的人群逐漸稀少下來了。汽車跑得愈來愈快，趕上了一個梳着淡黃色發辮，圍着頭巾的惹人喜愛的灰眼睛姑娘。司機的臉一下子充滿了柔情。他從司機台里探出身去。

“啊，阿莉克，我的親愛的，上車吧，我送你回去。”說着，便想去攙她上來。

“謝謝，雨已經停了，”姑娘生氣地閃到一邊。“你不是已經送一個了嗎——這已經夠了！”

“瞧她這個醋勁兒！”司機笑了起來，轉身對自己的沉

默不語的女乘客說。“告訴您說，也是個女學生……”突然，他的臉恐怖得歪扭了，手顫抖了一下，發狂似的抓住了手閘。自卸卡車因為急煞車而發出一聲刺耳的吱聲，跳了一跳，停了下來，猛地把女乘客拋向前去。

“你干什么，薩沙！不愛活了？”

一個隨隨便便披着雨衣的青年，叉着兩條腿，站在散熱器前面，鴨舌帽下露出一綹深褐色的額發，臉由於爐火的烘烤而變得黝黑，堅毅的嘴唇因為微笑而微微裂開，而主要的，是那雙頑皮而又善良，任性而又微露譏諷的眼睛。他站着，凝視着司機台里的姑娘，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

“我愛我的腿，舍不得讓它們一步步走了！”他並沒有把眼珠從姑娘身上移開，就一只腳踏在腳蹬，打開了車門。

“能坐下三個嗎？”

姑娘不友好地看了他一眼，站了起來。

“請等一等。我把坐位讓給您！”

“千萬不要，”薩沙搖了搖頭。“尤拉，啞！”

“全速前進！”尤拉回答。

汽車往前一沖。

“你們作什麼！？”姑娘生氣了。“請停下來，我要下車！”

“稍等等，”薩沙微笑着，砰地一聲關上了車門，坐到坐位上來。“這兒禁止停車，要罰錢的……”

“一百盧布，”尤拉幫腔說。

姑娘夾在他們中間，猙獰着，咬着嘴唇。

“會在我們這窮地方呆很久嗎？”薩沙象問一個老朋友似地問她。

姑娘沒有作聲。

“這要根據種種情況來決定，”尤拉調皮地替她回答。

“請問，為什麼？”

“咱們鎮上的未婚郎，个个都是貌堂堂，”尤拉懶洋洋地回答。“所以嘛，那些未婚娘，就得看看誰的本領強……”

“停車！馬上停下來！”姑娘說着，伸出手去，用盡全身力量拉住了她首先抓到的一根操縱杆。

馬達大吼一聲，汽車抖了一下，跑得更快了。

“當心點，”薩沙微笑着，“這樣動不動就要壓死人的……”

“要是壓死人，誰負責啊！？”尤拉附和道。

姑娘一動不動地坐着，嘴唇直顫。

“說正經的，”薩沙向她轉過頭來，問道，“您今兒晚上打算幹什麼？”

“哀傷過去唄，”尤拉翻了翻白眼。

“不太合適，”薩沙不贊成地搖搖頭。“您可知道，今兒我們一群亂哄哄的小伙子，有個聚會……”

“在哪兒！？”尤拉大吃一驚。“為什麼事？我怎么不知道！？”

“迎接新年——還有樅樹，”薩沙愉快地回答。

“十一月就迎新年？”

“一點不錯。”

“這是按哪一本皇曆？！”

“按馬丁爐的皇曆。”

尤拉楞楞地看了薩沙好一会儿，這才忽地高興得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怎麼，薩肖克，提前完成了？！”

“剛剛，”薩沙點點頭。

“好啊，咱們得痛痛快快喝它一場！”尤拉高興得眯縫着眼睛。“薩肖克，來，我吻吻你！”

“得先吻吻你的邻坐，”薩沙建議道，“再讓她吻我。要不，我就不干。”

“馬上停車！”姑娘尖聲叫了。

“不必了！”薩沙打開車門，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一定來吧，姑娘，我還不知道您的父名。”他的聲音突然變得真摯而且懇切。“我誠心誠意地請您。咱們跳跳舞，玩一玩，好嗎？……扎列赤納亞大街，11號，有個篱笆門，一推就吱吱响，狗一点也不凶。”說着，從腳蹬跳了下去，揮手告別。“我等您呀！”

“那麼說，是在齊諾奇卡家里？！”尤拉喊着，揮手回答。“我們會來的，決不遲到！”接着他轉過身來，對女乘客說：“就我個人來說，我勸您去。一群很逗人疼的小伙子，會一直跳到天亮。您不會吃虧的。”

自卸卡車拐了一個彎，慢了下来，停在挂着“市教育局”的小牌子的大門口。

“您到了！”尤拉彬彬有禮地打開了車門。“請吧！”

姑娘默默地從汽車上走了下來，打開手包。尤拉殷勤地把皮箱給她遞過去。

“接好您這些重傢伙吧。”說着，他滿不在乎地推開了遞給他的十個盧布。

“小意思，留着等我送您回去的時候一塊兒給，”說完，不由得偷偷地撲哧一笑，“等您要跑的時候……”

一棵栽在大木桶里的橡皮樹，也象棵新年樹似的，在它那彎曲的樹枝和寬大的樹葉上，點綴着一些發亮的玩具和金光閃閃的蠟燭。

一個身段靈活、面孔黑黑的姑娘，垂着兩條纏有蝴蝶結的黑油油的發辮，拿着一瓶密封着的果子露酒，從過節般裝

飾起来的房間里走过，肩膀撞了一下橡皮树。身边的无綫电正在唱着：“我們分別了，月亮从烏云里露出清輝……”她閃过一对对的舞伴，走进厨房。厨房里摆滿了碗碟、酒瓶和小菜。一个胖胖的、在浮肿的脸上还残存着昔年丰韵的女人，也就是那个在小貨攤上卖给工人們啤酒的女售貨員，正站在这里点着厨桌上摆着的餐具。

“磨玻璃酒杯十个，小盘子一打，蓝边大盘子一个。”数完，她扭过脸来，对走到身边的女儿說：“得瞧着点！我把上上好的都拿出……”

“知道了，媽媽！”女儿厌烦地聳了聳肩膀。

“得当心点，”媽媽严厉地又囑咐了一遍。“这些人說是先进哪，先进哪，可是等他們折腾完了，你就得爬在地板上給他們拾掇碎玻璃。”

“得了，得了，媽媽！”女儿揮了揮手。

媽媽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模样儿倒也不错，”她仿佛在繼續着很久以前就已开始的談話，朝对面房間点点头，在那儿，在客人們中間，恰好閃过了正在跳舞的薩沙的脸。“挣的也不算少，人也吃得开……可就是这个倔脾气。”她搖了搖頭。“你看看，”她指着摆滿食物的桌子和窗台，“弄这么个晚会，得多少錢花呀。”接着，学着薩沙的样，摆了摆手：“节日嘛！为了朋友嘛！……”

“別人的錢，您管得着嗎？！”女儿生气地問。

媽媽深怕旁人听見似的，向女儿俯下身去。

“說不定，有一天会是你的呢？”

“住嘴吧，媽媽！”女儿非常生气，几乎叫了起来。

“您莫如歇着去！”

“你对亲母亲，就这样說話……”媽媽本来要开教訓

了，但是突然間，臉上却泛出了慈祥的微笑，声音也变得柔和了。

原来薩沙站到了厨房門口，他穿着一身嶄新的蓝色西服，打着华丽的但已經歪到一边的領結，已經跳得气喘連連，滿头大汗。

“你在这儿料理一下吧，好孩子，好好招待年青的客人們。”接着，她亲昵地拍了拍薩沙的肩膀，微笑着，搖搖擺擺地翩然走出了厨房。

“齐諾奇卡，你怎么了，躲在厨房里？”薩沙愉快地点点头。

黑头发黑脸蛋的齐娜，用生气的眼睛看着他。

“跳足了吧？……”

“还没有！”薩沙摇摇头。“现在我还要和你跳！”

“我还和你跑呢！”

“你怎么了，”薩沙吃惊地向她走近一步，抓住了她的肩膀，“干嗎說話带刺？”

“放开我！”齐娜气冲冲地掙脫了出来。“去和你的柳巴奇卡跳吧！”

“啊，原来为这个，”薩沙笑了。“是啊，和她跳过几下……难道不行嗎？”

“和冬茜卡也‘跳过几下’了吧？！”齐娜气愤地問。

“你說什么呀，齐諾克，”薩沙笑了起来，“难道我还要和所有的人都……”

“去找你的冬茜卡去吧！”

“我的？我只有一个我的。”他抱住了她，讓她紧紧地偎着自己。“可是这个我的有多么厉害呀……”

但是她机灵地从他手里掙脫了出来。

“亲爱的薩沙，我可不是您的！”她使劲地推了他一

把。“走吧！我不想看見你！”

薩沙撞到了門上，揉了揉被門框碰疼了的肩膀。

“真对付不了你！”

“一輩子別想！”齊娜以得勝的目光看着他，理着揉皺了的衣服。

“瞧，你后边多大块黑烟，”薩沙說。

“哪兒？！”齊娜吃驚地轉過身去。

他趁勢从后面抱住了她的肩膀，把她扭過來，偎近自己，快活地問道：

“这回抓着了把？”

“好家伙，这一对兒在這兒干什么哪！”

兩人一驚，彼此分開了。

穿着节日盛裝的司機尤拉，站在廚房門檻旁，會意地微笑着。

“你怎么不敲門就闖進來了？！”薩沙氣忿地問。

“对不起，”尤拉禮貌周全地把手往胸前一擺。“薩肖克，齊諾奇卡，咱們怎么還不开飯？！我的嗓子眼兒都冒烟了。咱們還等誰？”

“克魯申柯夫，”薩沙平靜地回答。

“他是誰？”尤拉驚訝地問。“就是那個工程師？”他的臉變得凶狠了。“我才不在乎这么个大人物！好象這整個节日，都是為了他似的！”說完，他斷然从桌上拿起了一个酒瓶。“來，咱們動手吧！”

“別動！”薩沙挡住了他的手。“工程師沒來，咱們不能開始！”接着他友好地解釋說：“你知道嗎，尤拉，要是沒有這位工程師，也許根本就不會有今天的节日！”

在一間單身漢住的那種不太舒適的小房間里，有個青年